

## 十三、仁安羌大捷負傷 一生的榮耀

【專訪抗戰老兵曹泰棋／記者林崑成採訪】

抗日戰爭開始後，日軍殘暴的行徑激起全國年輕人的愛國情操，曹泰棋成為流亡學生後，在雲南昆明投入軍旅，與日軍正面對決，還曾兩次死裡逃生。雖然戰時環境如此惡劣，物資如此缺乏，但是大家深信，日本必敗，中國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民國十六年生的曹泰棋是安徽省合肥市人，抗戰初期，他仍在家鄉念書。民國三十年，戰局越來越不利，許多百姓逃離家園，年輕人則奔赴大後方雲南省昆明市，投入軍旅。

曹泰棋虛報了年齡才得以進入新三十八師，參與師長孫立人、連長孫衛民帶領的部隊，剛開始都是邊移動邊受

訓，直到整編入新一軍才開始打仗。由於大家都有不怕死的決心，常常能重擊日本鬼子，尤其是中緬邊界仁安羌那一仗，獲得空前的勝利，大家都吐了一口悶氣，就連受傷躺在野戰醫院的曹泰棋，也感到非常興奮。

## 仁安羌戰役中 彈片擊中頭部

仁安羌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緬甸的作戰，由孫立人領導的新三十八師擊敗日軍，這是中國遠征軍在境外首次獲得的勝利，這場勝仗讓國軍揚名國際，曹泰棋也以曾經參與這場戰事為一生的榮耀。

民國三十一年初，日軍攻占馬來西亞後，開始攻打英國的殖民地緬甸。三月上旬，日軍占領緬甸首都仰光，再進攻另一重鎮曼德勒，打算切斷滇緬公路。四月上旬，日軍占領仁安羌，英國緬甸軍軍長急電中國遠征軍，請求支援在仁安羌被圍困的英軍。

當時距離仁安羌最近的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隊，便自四月中旬起接應英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率第一、第二營及英軍戰車，在砲兵火網協助下，涉水攻擊白塔山的日軍砲兵陣地，逐步收回仁安羌。日本荒木、原田部隊隨後陸續抵達，意圖反撲，都被我軍一一三團擊退。

這場戰役被當時困於仁安羌獲救的各國記者歌頌，他們讚揚中華民國軍隊英勇無比，能戰勝七倍於己的敵人，使得此戰役揚名國際。

曹泰棋在這次戰役中，被日軍砲彈碎片擊中頭部，由昆明一路轉進後方療傷，幸好傷得不深，死裡逃生，但是頭骨少了一塊，這個紀念烙印一直留到現在。

## 武器裝備新穎 生活物資缺乏

曹泰棋在新一軍時的裝備，幾乎是美式裝備，許多人以此認為該軍的生活應該比較舒適。「其實不是，」曹泰棋說：「我們的軍事裝備的確比較好，其他人入部隊時，是發給一把步槍，新一軍則是配發一把卡賓槍，不用扛著笨重的步槍。不過物資的缺乏還是和大家一樣，一天兩餐，吃的是摻砂的米飯，得自己養豬、種菜，才能籌措到其他食品；全班共用一頂大蚊帳，班兵也是穿草鞋，大家都沒有棉被，每人只能以一件毛毯禦寒。」

整體來說，當年投入抗戰的學生年輕，素質好，很能打仗，只是成軍時已接近抗戰尾聲，所以參加的戰役不多。

曹泰棋掐指算算嘆息說：「當年因國難當頭而從軍時才十五歲，那個年紀本應過著快樂無憂的學生生活，卻必須上陣殺敵，戰爭的種種殘酷，超過年輕孩子的負荷，真是可悲！想到可恨的日本鬼子，內心的仇恨到現在都難釋懷。」

回憶戰爭往事，操著濃濃鄉音的曹泰棋因年歲已大，口氣大多維持平和，只是偶爾嘆口氣，陷入沉思，久久回不到現實。但事隔七十年，曹泰棋覺得能夠參與抗日聖戰，真是他一生的光榮。

## 臺東馬蘭榮家 抗戰老兵天堂

來臺後，民國六十年曹泰棋到位於臺北縣（今新北市）的臺電核能一廠工作，也結了婚，育有三女一男，家庭幸福美滿。今年初，他進入臺東馬蘭榮家安養，平常孩子們及親家會到馬蘭榮家探視，這兒應該就是他這個抗戰老兵的最後之家！

如今，曹泰棋年近九十，身體仍健碩，每日晨起慢跑或健走運動，戰爭留給他打不倒的意志及硬朗的身軀，他簡直就是連大時代也壓不垮的小巨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印緬地區作戰，中國政府派出遠征軍赴緬甸作戰，圖為遠征軍由重慶出發，市民夾道歡送。



▲支援薩爾溫江前線戰場的國軍。

## 十四、父親遭日軍刺死 誓報國仇家恨

【專訪抗戰老兵錢武生／記者王宇夫採訪】

「我不想為難部下，自己冒險跑去浙江省昌化縣求援，不料因此躲過一劫，否則就會埋骨在分水江邊了！」浙江嵊縣籍的錢武生，在對日抗戰期間，多次遭逢危難，其中最驚險的一回，發生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天，時任中尉帶隊官的他，因為勇於承擔任務，幸運逃過死劫，同船四位伙伴則被日本兵刺殺，他至少多活了七十多年。



早年國人一直存在著「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但在錢武生身上，卻完全相反，他在學校聽了不少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殘暴行徑，義憤填膺，三番兩次想要去當保國衛民的軍人，因為身為長子，父母親友再三苦勸，卻絲毫改變不了他從軍報國的志願。

### 三度報考軍校 參加抗戰四年

錢武生生於民國十四年，當民國二十九年讀初中三年級時，他和八個想從軍報國的同學看到報紙上的招生廣告，一起去縣城報考憲兵學校，他錄取了，但捨不得他去當兵的阿姨說，那是騙人的：「考上就能當官？哪有這麼好的事！」他只好跟著父親回家。

一個多月後，他到鄉公所翻閱過期報紙，得知第二十五傷兵收容所招考看護人員，他就跑到六十公里遠的浙江省諸暨縣去報考，主考官提問：「軍人的天職是什麼？」他舉手回答：「保國衛民！」又因他略懂英文，受到賞識，而以「管理藥品上士」任用。這年，他十五歲。

從軍次年，日軍打到他家鄉，他的小阿姨為了躲避日本人，搬到他家附近居住，他父親用貨車幫忙搬家時，被日軍攔路逮捕，連同伴三人都被刺死。日本人視人命如草芥，讓錢武生更堅定了從軍報國的決心，他不僅要報國仇，也要報父仇！

這場抗日聖戰，他共參加了四年，在槍林彈雨中，默默做著後勤補給和看護醫療的工作，卻也實際經歷過幾次生死交關的危險。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浙贛會戰開始，他跟著七十四軍行軍到浙江省東陽縣途中，遭到日

本軍機的轟炸，令他感受到炸彈臨頭的恐怖。後來，部隊移動到福建省浦城一帶，他病倒了，養病其間，又看到報上說第三戰區軍需訓練班招考學生隊，他第三回去報考軍校，派到福建省邵武市受訓，讓他終於握到了槍支。畢業後，分發到救護部門當見習官，展開抗戰報國的軍人生涯。

## 救人途中遇險 行軍莫名被刺

在傷兵收容所擔任看護期間，有一次在浙江麗水，部隊要渡江前往野戰醫院支援救護，那天天下大雨，江水暴漲，但是救人是不能退縮的，部隊找了一艘不是載人用的船，三、四十個人就搭船出發了。

緊張的船長不熟悉航道，撞上被大水淹沒的磨坊，船翻了，他雖然會游泳，但被船覆蓋在底下，「我往左游是牆，往右游也是牆。我警惕自己不要慌，本能地向下潛，再游一段，終於冒出水面。」

事後清點，包括兩位醫官、書記官、司藥官等八個人都失蹤了，連屍體都找不到。對於這麼多專業醫護人員殉職，造成國家重大損失，錢武生一直耿耿於懷。

在抗戰時，他也負過傷，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在浙江省江山縣，部隊夜行軍時，忽然前方

傳來槍聲，有人喊說：「有情況！」接著許多穿著老百姓衣服、拿著已經上了刺刀的步槍的人衝來，把部隊衝散了，黑暗中分不清敵我，一片混亂。待部隊又恢復行軍秩序，同事對他說：「你背上怎麼流血？」一檢查，才知他被刺了一刀，傷口深幾公分，「好在傷處不在要害，當時又年輕，很快就復元了，幾十年過去，我也忘記這件事。」

前幾年他不小心摔傷腰部，去三軍總醫院照X光後，醫生說：「你這裡怎麼有一個刀疤？」這道疤竟然經過了七十多個年頭還在，成為他參加抗戰的光榮印記。

## 日本投降前夕 求援逃過一劫

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底、八月初，那天，天氣熱得讓人受不了，日本雖然敗相已露，猶做困獸之鬥。情報顯示日本部隊集結在浙江杭州，開始向西挺進，局勢相當緊張。

錢武生當時在隸屬第三戰區的軍事委員會後勤總部第二衛生大隊，當中尉軍需官，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顧祝同將軍，他所屬的大隊跟著第二十八軍移動，駐紮在距離浙江杭州兩百多公里的於潛縣。面對日軍可能會衝著他們來，衛生隊開會後決定派錢武生率員押運軍毯、服裝、棉被等軍需物資先行，目的地是錢塘江上游的浙江省昌化縣。他的押運成員包括一位

軍需上士、一位保管上兵，加上擔架連支援兩名槍兵護送。

一行五人僱了民間一艘船逆流而上，船行至錢塘江支流分水江的水淺處，距昌化約三十里時，水淺難行，而船夫的兒子太小，無法拉繹，錢武生寫好了公文，想派一名上士去昌化的軍民合作站，請民夫來幫忙，但該上士因局勢緊張，面露難色。

「我幾乎用哀求的眼神問他：『你去好嗎？』上士的臉色就是抗拒，我又不喜歡勉強別人。」錢武生說：「我乾脆扛起責任，親自跑一趟。臨走前，一再囑咐那位上士：『你完全不動喔！這裡不安全，可以請兩位槍兵幫忙拉繹，走多遠算多遠。』」

前往昌化的路上荒涼無比，不見人煙，令錢武生心裡發毛，一路都是用跑的。他上午八時出發，中午趕到昌化軍民合作站，卻不見任何人在那兒，他只得倖倖而返，回到分手的江邊時，遠遠看到船還在原地，走近到兩百公尺遠時，看見七、八個日本兵，「我回身就往山上跑，對方也發現了我，開了幾槍，還好他們沒有追來，大概也有所顧忌吧！」

錢武生從天黑躲到天亮才敢下山，後來走到昌化縣白牛橋鎮，向老百姓打聽，才回到部隊，那時已經是八月十三日了，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二天。

## 同船四位夥伴 全被日軍刺死

八月十五日晚上，美軍顧問團人員跟著二十八軍來了，錢武生看見美國人對空鳴槍，他問同僚的翻譯官，翻譯官說：「美國人聽日本的東京無線電廣播，說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但當場無人相信。十六日，作戰部隊證實日本兵紛紛退回杭州待降，大家才確定抗戰勝利了，欣喜若狂。

錢武生隨即帶著人馬沿江找到那艘載著軍需的船，船還在那兒，船夫父子也在，但船夫說日軍從對岸走過來，把船上兩個槍兵、軍需上士和保管上兵押到山腳，要他們挖好了坑，反綁雙手，用刺刀刺死，推入坑裡。

錢武生今年九十歲，他說：「當年假如我沒有去昌化求援的話，死在坑裡的就是我！」對此，他至今仍然心有餘悸。

錢武生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曾擔任軍需、經理官、財務官、參謀官、組長、審計官，在國防部福利總處退伍，獲得的最高勳章為「壹星忠勤勳章」。

## 十五、圍攻四十五天 光復古城騰衝

【抗戰老兵邵應壬撰文】

讀初中三年級時，驪歌未起，日軍已入城，邵應壬收到雲南省騰衝北部界頭師部幹訓班的受訓通知，揹著簡單行李報到，投入抗日聖戰，親歷艱鉅慘烈的騰衝戰役，終於收復了家園。抗戰勝利後，輾轉從緬甸到臺灣。他如今高齡九十三，回首前塵往事，一生中最難以磨滅的，依然是對日抗戰的歲月……。



邵應壬

### 故鄉淪陷後 投軍任政工

民國二十六年，河北省宛平縣爆發盧溝橋事變，當時才讀小學五年級的我，即萌起從軍報國之志。民國三十一年，我就讀雲南省立騰越中學，初三下學期驪歌尚未響起，五月

六日學校宣布停課，師生千餘人含淚惜別。五月十日下午二時，日寇踏進了騰衝古城。

五月十五日，預備二師顧葆裕師長率第四、五、六團強渡怒江，到雲南騰衝打游擊，師部駐紮騰衝北部的界頭，設幹訓班，招收騰衝失學男女青年，我收到受訓通知，喜出望外，揹負簡單行李，前往界頭報到。次年一月受訓結業，轉送大理軍委會滇西幹訓團（黃埔十九期），再經嚴格訓練年餘，畢業分發到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政工第二大隊第一中隊，回騰衝工作。行前，教育長宋希濂將軍訓示：「你們赴騰衝，與敵戰鬥，要發揮在校所學，捍衛國家，爭取勝利，謹持軍人武德。中途必經怒江，該處瘴氣毒霧，不可停留。」

## 戰區辦組訓 空村難經營

我隊五十餘人，經栗柴埧渡口，分批搭上竹筏，渡過怒江，隨即步上海拔五千公尺的高黎貢山，沿途羊腸小徑崎嶇，數小時後，到達此山西面的齋公房，聽到砲聲隆隆，正是我方預備二師、三十六師與來犯的日軍激烈交戰。我隊不克前往，奉命退回怒江邊，一日雙程往返崎嶇難行的高黎貢山，駐紮江邊兩個晝夜，再奉命前往指定目的地。我們經齋公房附近戰地，看見彈殼遍地，據悉此次戰鬥我軍大捷，擊退來犯日軍，令人十分鼓舞。

我隊到達神護關（孟戛）時，村落雖大，十戶九空，原來是先我隊到達的游擊司令率百

餘人，名曰游擊，實則偷掠，弄得民間厭惡，對我們的工作負面影響巨大。我到田房找到新官楊福章，再找到管理僮僮族的新官王明鑫，面請兩位新官飭其所管民眾儘速回到村落，以便我們組訓。等了月餘，僅有七人回村，我們只得轉往廬山村。

全廬山村百餘戶，也是空無一人，住了一夜，再轉孟海，此間百餘戶，皆少數民族，我們不懂他們的語言，無法溝通。最後抱著愧疚的心情，向三十六師駐軍的橋頭報到，師長接見訓勉我們：「小失敗才有大成功。」並分配工作，我被分發到鴉烏山擔任便服情報人員，住宿同期同學李鴻翱的茅舍。

## 潛伏被擒獲 幸機智脫險

一個冬天的早晨，我抱著鴻翱兄的兩歲娃兒，坐在漠洛河畔的大石上，面向上游曬太陽，突然間，從下游冒出一名全副武裝的日軍，左手拍了我的上背，示意我去捉對面江東山上的驟馬，我臨危不亂，裝作啞巴，比手勢，要把娃娃先送進茅屋。

走出茅屋後，我隨日本兵沿河往上游走。眼看對面馬群，卻因河浪滔滔，渴求不得，我仍比手勢，表示要涉水渡河捉馬，安撫日本兵坐地抽菸，於取得信任後，我越走越遠，待避開他的視線，便急往山林逃跑，蹲在一棵老樹的樹腰稍歇，不料被他以望遠鏡發現，從我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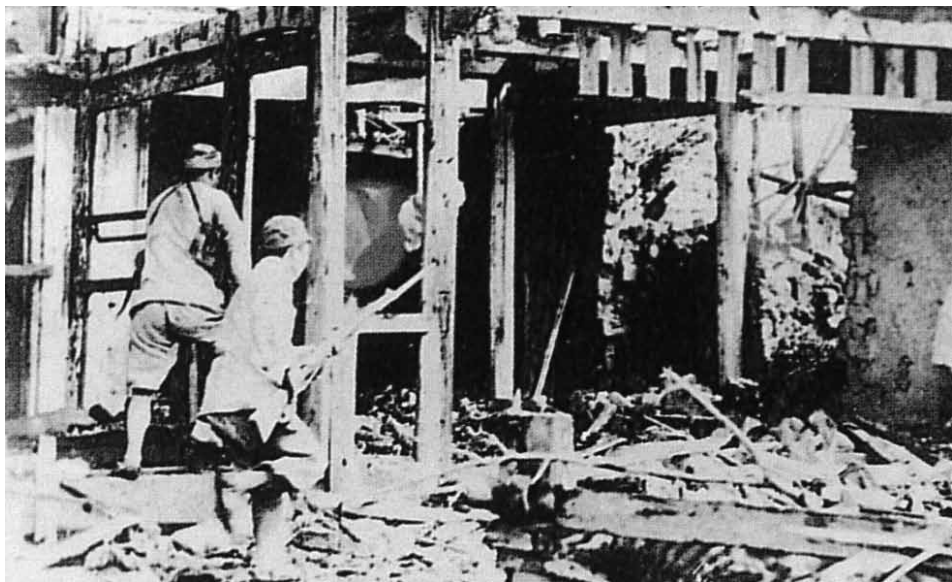
後意欲活捉，我聽到踩踏樹葉的窸窣聲響，連忙逃脫。

## 鄉音取情資 來鳳山滅敵

返回後，發現家園已被日寇燒光了，我循線找到克難茅舍，三天後連絡上三十六師情報部，命我就地報到，我便加緊腳步，到達騰衝南邊的下綺羅村，即預備二師第五團，團長李頤原是我軍校副總隊長，召見後，派任調查漢奸的單位，以中尉連指導員任用，後調團部上尉副審，與主審唐文翥少校共事。

唐少校是湖南省湘陰縣人，調查騰衝的漢奸時，口音難懂，常常造成答非所問，笑話百出，而我本籍騰衝，易和嫌犯溝通，兩人階級如舊，職務互調，此後審訊漢奸，過程方便多了，也因此他們的供詞中得到頗有參考價值的情報。

城南的來鳳山是拱衛城內日寇的堅固堡壘，日軍建築的戰壕四通八達，如爬坡上攻，皆在日軍監視網中，最後我方以密集砲彈掩護，趁著雨夜衝上山頂，啟用美製的火焰噴射器攻擊頑敵，於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終將來鳳山日寇全數消滅，預二師主攻來鳳山任務完成，但是傷亡人數也很可觀，尤以第五團傷亡慘重。旋即奉命攻打騰城西南角，文職、特務一併隨軍參戰。我藉此良機赴前線殺敵，圓了消滅敵人、收復家鄉的美夢。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國軍攻入雲南騰衝，與日軍展開巷戰。

## 五個師強攻 慘烈復家園

騰衝古城建於明朝正統十三年，城牆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周圍七里，東西南北設有四門，門各有樓，易守難攻，名副其實的極邊第一城。我英勇預備二師、三十六師、一九八師、一一六師、一三〇師圍攻騰衝古城，均遭擊退，傷亡慘重。後經美軍飛機炸開城牆十三個缺口，加上大砲連番轟擊，火焰噴射器掃射，五個師的強悍兵力再登城掃蕩，步步追殺頑敵至最後一站李家巷日軍指揮總部，斃敵少將指揮官等。我軍圍攻騰衝四十五天，至此，駐騰日軍全數殲滅。

騰衝淪陷兩年四個月又四天，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光復。騰城的光復，犧

牲的代價也非比尋常，預二師第五團團長李頤身先士卒，率部隊向敵聯隊指揮部李家巷衝殺，遭敵軍機槍擊中陣亡。收復騰衝時，回顧古城，一片焦土廢墟，真是一場殘酷的戰爭，一頁血淚的歷史，一段難以磨滅的記憶。

## 來臺後任教 慶幸曾抗戰

艱鉅的抗日戰爭終於在全國上下一心、團結一致下獲得全面勝利，身為抗日一員的我，復員還鄉，擔任雲南省鎮康縣鳳尾鄉鳳儀小學義務教師，民國三十九年，大時代再次風雲變色，因求生不易，我進入緬甸發展，遭緬軍逮捕，轉送美提拉國際集中營，囚禁圍圍達六年又六個月，挨受異族欺虐迫害。民國四十六年輾轉來臺，經入校進修後，分發小學任教，直至屆齡退休。

抗戰勝利已七十年，我也已高齡九十三，回首前塵，深幸參與了抗日聖戰，並期待黨國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 十六、以歌代槍抗戰 激勵軍民士氣

【專訪抗戰老兵張魯／記者杜佩瀾採訪】

雖已九十高齡，張魯憶及抗戰時參加少年宣慰隊，以標語、歌曲激勵軍民抗日的日子，語調中仍有十七、八歲時的激情，綜觀他的人生，山東出生的他，有著魯國人特有的智慧與謙卑。



### 輟學少年愛國 參加游擊宣慰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到一年，山東便失守。張魯於民國十四年出生，當時在山東省就讀初中一年級，也因戰事輟學，然而在老師長期思想教育下，他的心中早已萌生愛國救國的熱情。

張魯說：「老師常教導我們，欲抵抗日本侵略，必須團結起來，年輕人更要為國效力，所以我們許多同學都是一腔熱血，拚命要抗戰。」

民國三十一年秋天，十七歲的張魯向父母表達加入游擊隊投身抗日聖戰的決心，父母不捨從未離家的孩子可能面臨危險，要他再考慮，但張魯的決心無比堅定，而且投身抗日已是同儕間的共識，所以這一群小毛孩便在老師的召集下，加入游擊隊的少年宣慰隊。

### 唱歌激勵人心 民眾感受深刻

就這樣，張魯和同學們進了少年宣慰隊。宣慰隊總計四十餘人，未實施正式的軍事訓練，主要工作是唱愛國歌曲及張貼標語。他們由小隊長教唱，白天練唱，下午三、四點出門，到鄰近各鄉村表演，每次都吸引村民扶老攜幼聚集圍觀，村民聽了振奮人心的愛國歌曲，往往熱淚盈眶，有人義憤填膺，到了晚間十點，宣慰隊才歸隊。難得的是，今年九十歲的張魯還能清楚唱出當年所唱的「游擊歌」：

游擊戰，游擊戰，敵人的飛機大砲一起來，只有游擊戰。

日兵燒殺掠奪處處姦，大家都起來，決心把日反。

東邊打了兩槍向西跑，南邊放了兩槍向北變。

老家已成一片焦土，不幹到底不算好漢。

游擊戰，游擊戰，敵人的飛機大砲一起來，只有游擊戰。

除了「游擊歌」，張魯也介紹另一首當年經常演唱的「九一八歌」：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逃出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無限的寶藏，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

那裡有我的爹娘，那裡是我的家鄉，迷惘，心傷。

朋友，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占，我們再也不能忍受，再也不能忍受。

拿起了柴刀、斧頭、鐮刀、鋤頭、矛槍、鐵鉤、土砲，

趁夜撞進敵哨，殺！殺！殺！殺！

殺得日本人鬼魂哭叫，同胞們心頭大恨、悲傷仍未消。

## 貼標語遇惡犬 同志保護脫困

除了藉由演唱愛國歌曲激勵民心，少年宣慰隊也負責張貼傳單，呼籲民眾：「打倒日本人，不做亡國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一條心，抵抗日本人。」

到鄉下表演、張貼標語多半步行，若距離遠達五、六里，則以馬車代步。雖是簡單的工作，有時仍會遭遇危險。張魯回憶，在山東部分地區，日本招來會日語的外國人協助工作，這些假冒日本人的外國人，都會飼養大狼犬守門，少年宣慰隊貼標語的行動往往驚動大狼犬，龔牙咧嘴，作勢撲人，讓他至今餘悸猶存。幸運的是游擊隊對宣慰隊小朋友的行動，都派出四位大人持短槍保護，衝出的兩隻狼犬也立即被開槍擊傷而退。

次日，老百姓街頭傳遍：「游擊隊晚上到日軍駐地貼標語，打傷狼狗，日本人正在找人治療狗傷。」民氣因而大振。

## 利用夜間行動 教導村民抗日

宣慰隊的行動多在夏秋季夜間，而到鄉村宣導往往結束較晚，路途又遠，返回時，城門往往已關閉，但他們都能於當晚順利回城。原因是守門人雖為生活所迫，替日本人工作，但

實際上，他們心有默契，暗通游擊隊，對宣慰隊放行。又例如，日軍有兩輛汽車進駐縣城，守門人即會密報游擊隊，並注意兩車的動態。

為使村民了解如何阻斷日軍的攻擊，如何避免日軍的侵害，除了宣慰隊唱抗日歌曲、貼標語外，隨行的游擊隊員在每次的活動結束前，放映「玻璃片」（又稱為「土電影」，類似現在的幻燈片），教導村民如何挖坑道，讓日軍的汽車無法通行，阻斷其攻擊。同時也教導村民如何辨識日軍的行進路線，如何牽離牛隻，在日軍抵達前及早脫身，保護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村民們對宣慰隊的宣導及訴求都相當支持。回憶那個戰亂的時代，張魯認為自己雖然年幼，但所做的事，對抗日、對國家是相當有價值的。

張魯說，日軍侵華最後一、二年，氣勢已大不如前，很少在鄉間出現，偶爾坐車來，停留一天、半天即離開，但在濟南等大都市，仍經常發生日軍侵害婦女的事件，尤其每個星期天是日軍休假日，常有日本兵姦淫婦女或坐黃包車不付錢，甚至破壞黃包車前面的桿子，所以每逢星期天，黃包車夫都不敢出來做生意，婦女們更是躲在家中不出門。

## 贏得抗戰勝利 正式加入國軍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國軍聲望日隆，張魯深切感受到國軍對國家民族的存亡，有顯著的影響力。民國三十五年張魯正式加入國軍行列，在撫順市東北軍訓班（十五期）接受為期兩年的訓練，唯因共產黨坐大，東北情勢逆轉，張魯的訓練改為一年半提早畢業，分發遼寧省錦州市第六軍軍長沈向奎麾下，擔任軍部警衛營少尉排長。這段期間他先後參與了四平街戰役、錦州戰役；轉進之後，再接新兵，又曾參與金門古寧頭大捷。

民國六十八年，張魯以上校軍階退役，軍職外調至金門料羅港務處擔任處長，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三十日退休。一生戎馬，九死一生的張魯，從不後悔當年的選擇，他說抗日是一腔熱血，「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抗戰勝利後，他正式加入國軍，就是因為軍人聲望高，很受敬重。

## 十七、火力支援前線 外文溝通中美

【抗戰老兵董萍撰文】

董萍，陸軍官校十七期，曾參加抗戰時期湖北荊門戰役，及國共戰爭時期的東北與平津戰役；來臺後，畢業於三軍大學將官班，於美國陸軍後勤管理學校及哈佛大學高級企業管理班深造，曾任兵工署署長、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中正理工學院院長。民國六十九年轉任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後調任交通部技監兼臺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長，於民國八十二年退休，奉頒行政院一等功績獎章，受聘行政院顧問，今年九十二歲。



董萍

### 新官畢業分發 路見同胞慘況

畢業分發是軍校畢業生最感興奮的事，脫下制服，換上軍服，三、五成群向目的地前進。我與桂唯一（砲兵）、桂鑑衡（工兵）三人，被分派向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五戰區

報到。我們離開了陝西省長安縣的王曲，到西安搭隴海路火車東行，經過潼關到達河南省古都洛陽市。

從洛陽南下，得開始步行，我們僱了一輛小推車，將書籍、行李放在車上，由一位同學隨車，每日商定晚上在何地住宿，其餘人就自由行動。途經伊水，看到河岸著名的龍門石窟，有各種佛像，莊嚴宏偉，可惜行色匆匆，僅能一瞥而過，便繼續南行，經河南省的伊川、臨汝、寶豐、葉縣、方城至南陽市，沿途黃土高原乾旱無雨，加上蝗災，居民三餐不繼，糧價飛漲，鄉間有飢餓死亡者，不少孩子向過往旅客乞討，公路旁的大樹樹皮都被剝下煮食。尤其在葉縣、方城縣一帶，旱災最嚴重，傳說用一袋麵粉即可換取一位年輕少女，聞之令人鼻酸。

## 第五戰區報到 擔任彈藥排附

到達南陽市，旱災情況較輕，田野中一片綠意，心中較為舒暢。從河南南陽向南經鄧縣、湖北省光化縣，到了湖北重鎮老河口市。老河口位於漢水上游，為湖北通往河南及陝西之要道，所謂水陸碼頭，商業繁榮，加上五戰區司令部亦在此，更是軍政中心。五戰區司令長官是李宗仁上將，當地部隊有廣西、西北及中央軍等。向司令長官部報到後，我與桂唯一被分

發到砲兵指揮部，見了參謀長，我被分發到砲指部參謀處見習；桂唯一分發到司令長官部參謀處；桂鑑衡則分發到戰區指揮部。

重迫砲連有一個砲兵觀測組，一個戰砲隊下有四門砲，另有一個人力排，負責彈藥的保管與運輸。因重迫砲要在山區使用，車輛通不過的地方就要用人力抬，我初入部隊被派任人力排排附，人力排也稱彈藥排，有八十多人，士兵們多來自農村，忠厚耿直，心地單純。除了作戰外，彈藥排士兵只有基本訓練和體力訓練，重迫砲彈藥很重，一箱只裝兩發砲彈，重約一百磅，包裝好的彈箱平時不能打開，木箱有破損的，需加以修理，並注意存放地點的乾燥與安全。

## 參與荊門戰鬥 火力支援步兵

民國三十二年冬，我奉調到戰砲隊擔任少尉排長，那時全營已移駐湖北省南漳縣的鄉下，第二連奉令配屬五十九軍的步兵師，向駐在湖北省荊門市的日軍攻擊。從南漳到荊門前線約二百多華里（一百多公里），砲兵前進到不能通行車輛路段時，就將迫砲分解，用人力抬砲前進，彈藥亦用人力搬運，共走了四、五天，到了離日軍不遠處的一座小山崗後面，建立重迫砲陣地，並在陣地前方約四百公尺的山崗設置連觀測所。



▲一小部國軍迫擊砲隊趕赴前線增援殺敵。

次日，天色微明，我們的步兵就向日軍陣地慢慢前進。待接近敵人陣地約五百多公尺時，步兵要求重迫砲射擊支援，砲陣地就依觀測所計算的距離及方向開始發射，大約過了三十分鐘，射擊了一百多發砲彈，我步兵已接近敵陣地只有二百多公尺，重迫砲就停止射擊，一方面是怕傷到我方的步兵，另一方面是砲彈不多。這時我離開砲陣地，前往觀測所，從望遠鏡中看到我第一線步兵沿著山坡英勇的向敵陣地前進，眼看就要達陣了，忽然聽到日軍機槍自兩側密集射擊，我步兵弟兄們如風吹落葉般倒地。入伍前的步兵教育再三叮囑「注意敵人側方火力」，在真實戰場上慘痛地應驗了。

第一波攻擊失敗後，我步兵重兵器再

集中射擊，砲兵因敵我雙方第一線太接近，就轉向日軍第二線射擊。中午時分，步兵展開第二波攻擊，突入部分敵軍陣地。下午我五十九軍又發起第三波攻擊，攻占了一些敵軍陣地，我軍繼續硬攻，日軍則堅守不退，形成拉鋸戰。當日黃昏雙方維持對峙狀態。第二天也只有零星的戰鬥，晚上砲兵奉令回防湖北省南漳縣，步兵仍原陣地守備，此一不算激烈的「荊門之戰」暫告結束。

## 考試轉任翻譯 習得美軍之長

回到南漳縣後，我深感自己的軍事知識需再充實，經與在重慶的大哥通信商談後，他鼓勵我報考軍委會外事局的軍事翻譯官。當其時，美軍及美援裝備已大批來華，美軍派在我國各級部隊的軍官稱為「美軍連絡官」，作戰時，美軍連絡官兼為我軍各級指揮官的顧問，因之急需英文翻譯官。經考慮後，我向部隊請調獲准，就告別同仁，離開南漳。到達重慶市後，我順利考取翻譯官，旋即派往雲南省昆明市。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再次奉令到滇西（雲南省西部）的國軍第八軍美軍連絡組服務，我工作的對象是一位華裔美軍上尉，擔任部隊火箭筒、噴火器的兵器教官，他來自檀香山，會說一點國語，雙方合作融洽，我也因此習得許多美式兵器的知識，並了解了美國軍官處事的

方法。

## 訓練青年軍 編寫操作手冊

自中原戰爭後，日軍又在湖南省、廣西省連續發動大規模攻勢，想一舉經貴州進攻我陪都重慶，日軍沿湘桂鐵路一連串攻陷廣西省桂林市、柳州市、宜山縣、南丹縣，直達貴州省獨山縣、都勻市。民國三十三年十月，蔣主席發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鼓舞全國青年學生從軍。青年軍二〇七師在雲南省昆明市成立，該師六一九團戰防砲連連長吳華雄邀我到青年軍，我毫不遲疑辭去翻譯官的工作，被派住青年軍戰防砲連擔任中尉副連長。

二〇七師的士兵全部是陝西從軍的青年學生，我讀軍校的三年就在西安附近度過，故對此特別感到親切，二〇七師一部分程度較高的大學生被選拔到印度去編成輜汽兵團，全師則接受了美式武器，開始訓練，戰防砲連裝備美式三七戰防砲，但沒有說明書及訓練手冊，我們一面研究，一面編寫操作手冊，訓練砲手、瞄準手，安排射擊打靶，一面向美軍索取各種

相關資料，訓練進行得很順利。青年學生與我一心盼望早日參加作戰。

## 得知日本投降 興奮一夜不眠

民國三十四年春天，國軍開始全面反攻，尤其在湘桂戰區，四個方面軍併肩向東推進，節節勝利。歐洲戰場在五月八日正式結束，八月六日及九日，美軍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廣島及長崎投下，日軍即將投降或全面崩潰的說法更盛。八月十五日配屬二〇七師的美軍連絡官先自美軍電臺聽得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時值深夜，美軍一方面將消息告知我方，一方面就在營區內對空鳴槍慶祝，我方官兵紛紛自睡夢中起來，齊集操場，奔相走告此一喜訊，大家高興得一晚都不睡覺，八年漫長的歲月、艱苦的抗戰，終於有了滿意的勝利。